

■ 王山民

腊月里的春风

这是腊月里常见的一个薄雾氤氲的冬日，早上刚起来，年轻的护士长就推门进来：“大爷，我来给你收拾一下！”我说收拾好了。她说：“昨晚不告诉你，今早来给你收拾吗？你的腰还没好，怎么能乱动呢！”

年过花甲之后才深深感觉到了人生易老和生命的脆弱。几天前还沾沾自喜于像青年人一样腿脚轻捷，几天后却突然发现腰痛如折，四肢不得稍动，之后在市中医院住院住就是个多月。

记得30年前我写过一个短剧，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住进医院后每个人都像囚犯一样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冰冷的“几床几床”，可眼前的剧情再不是旧时模样。

医生护士的脸上没有了那种看惯鲜血与死亡的麻木，眉梢眼角的微笑都是至亲好友才有的真诚。因这个科多是上了年纪的患者，病室里常常听到“大爷”“阿姨”，那种发自内心的亲切呼唤。白天，那一溜小跑的脚步声，传达出他们的忙碌和解除病人痛苦的急切；夜晚，那尽量放轻的脚步声，是她们在小心守护着每一个病人残缺不全的梦。

初入院时，我几乎完全不能自理，又不忍心耽误儿女的正常工作，打开水，买早点，订午餐，代我到住院处交款，搀扶我做各种检

查，这些本来是陪人的活，护士长和护士们总是不容我推辞地做了，并且对我的感谢一再表示这是她们份内的事情。

推拿不只是技术活，更是强体力劳动，为了保护病人，又需要保持较高的室温，每做完一次治疗，医生们那一脸的汗水都让人心疼。

腊月初四，薄雾氤氲、寒气袭人的日子，鲁南百姓熟悉的枣庄市中医医院，到处是人，到处是车，七点五十前后，各科都有护理人员把正在住院的病人扶上了专供病人乘坐的大巴。坐稳之后，看着车窗外的一切，我的思绪止不住潮水般翻腾。

一是我年轻时从父习过中医；二是自幼禀赋虚弱；我对枣庄市中医医院有着特殊的感情。

造化弄人，命运没有让我这个从小酷爱中医的人成为医生，却让我成了枣庄市中医医院几乎每个科室都“脸熟”的病人。

还是在被枣庄人称之为“东大洼”或“匭子岭”那片荒凉的土地上时，枣庄市中医医院的规模应该说很小。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吕兰凯、王法昌、姚传瑜、沈善寅等一串名字就成了这一方百姓心中的救命观音。而我那时，受益最多的则是“家庭病房”。对那些丢不下工作又需要治疗的病人，枣庄市

中医医院会定期上门处方，送药。可让我隐隐不平的是，中医院在我们国家总像是晚娘的孩子，比如枣庄市中医医院在别人褪下的旧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好在旧瓶子也挡不住装新酒。而这新酒实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千年陈酿。

在经历了全国性的“中医院不中医”的惨痛教训之后，枣庄市中医医院的掌门人开始极力恢复中医传统疗法。于是，针灸、拔罐、推拿这些七千年前盛行的疗法，迎来了越来越多的病人，针推科不得从一个增加到了七个；于是，以中医疗法为主的老年病康复科成了老年人的“避风港”；于是，每年的三伏和三九日，中医院人头攒动，老百姓感受到了“冬病夏治”、“夏病冬治”的神奇；于是，中西医结合的肛肠科，增加到了一百多个床位；于是，古老的“督灸”、“脐灸”，最近成了热门的街谈巷议：“哎呀，那感觉，简直神了……”

老百姓们大都没注意到枣庄市中医医院最奇的一招：一夜之间变成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北京那么多国医高手定时来这里免费义诊，在枣庄已堪称“饱学”的医生们轮流去首都进修。一个处江湖之远的小地方，整体的中医理论与实践肯定会水涨船高……

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这些，车子停了，几位穿着洁白隔离衣的女孩上来扶病人下车。然后，我看到的是院门口刻有“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的影壁石；看到的是台阶上的五行生克和阴阳八卦图；看到的是像它背后的“鉅山”一样高的新中医院大楼，像宾馆一样设备齐全的病房……最让我心头一震的有两点：一是在新院一楼显眼处有“治未病一”、“治未病二”两个科室，因为“上工治未病”显示了中国医学的大智慧；二是在当下盛行的“企业文化”潮流中，枣庄市中医医院的企业文化中没有流行的标语口号，倒是在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出现了“嫉慢如仇”四个大字。

看到这四个字，我一个66岁的老人，眼里竟一下子涌出了泪水。我以最快的速度转身拭去。我知道这样子很丢人，我敢肯定当时身边所有的人，都不会理解。因为，没有人知道，眼前这个两鬓霜雪的老人在他一生中最惊恐无助的日子里，在首都、省会几个大医院里，为着他命悬一线的亲人，曾多少次向那些不慌不忙的白大褂们苦苦哀求：“快一些，能不能快一些啊！”

生命的舒展

■ 李正中

这就像像与忽违背自然天性地为浑沌凿七窍，虽然出于善良的报答之心，然七窍成混沌死。又如圈鸟于笼，虽省却其奔波觅食之苦，然终不如在蓝天下自由舒展适怀快意。

再来看看后来的千古高士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历代皆赞其不慕权贵或蔑视权贵。这无疑事实，可这真是最主要的吗？如果是，如何更好解释“先就再弃”？可见“不慕或蔑视权贵”绝非最主要原因，且看他的《归去来辞》，“觉今是而昨非”，觉悟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以吹衣”“载欣载奔”的大欢欣、大自在，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仔”的闲适畅达，是“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随心所欲，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逍遥悠然，是“不求甚解，每有会意则欣然忘食”的欢欣愉悦、自得其乐。

就连一生为自己的理想，驾牛车率众弟子奔走于各诸侯，以求行“仁”于世的孔子，其理想生活状态，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说，不也仅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

“生命的舒展”或许有些偏重于肉体，其实此处的“生命”是兼及肉体 and 灵魂而言的。然而，随着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旅游业的发展发达，城镇化节奏的加剧，田园乐土，深山幽境已实难寻觅。

如同水归于水中一样，灵魂的灵魂也只能返归于灵魂深处以求啦。

■ 胡乐浩

做医

护工作的

妻子不止一

次地说起医

院打点滴的人

满为患,天气干

燥,空气污浊使得

细菌容易传播,其

实何止我们人类,长

时间无降水、大地干

渴,万物亟需雪汁的滋

润……然而,天解人意,

在人们朝思暮盼的眼神

中,雪终于应时而来……

对这场久违的降雪,盼

望和高兴的,当然不只是孩

子们。

立春吟

■ 闫吉文

岁岁立春今又春，
不觉生机唤世新。
细溪山涧哼小曲，
巨野山花欲吐芬。
不求丹青风骚赞，
但愿无愧东君心。
寒意如负全放下，
淡然轻笑杨柳君。



挖菜所思

■ 燕建华

这天，天气虽然阴，但无风，温度也算可以。吃过早饭，老伴让我陪她挖野菜。于是二人便提上书包，拿起小铲刀便出了大门。沿着道路一边走、一边找野菜，不到一会就挖了半书包。这时过来一位50岁左右的女子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说挖荠菜，他说荠菜什么样，我老伴边挖边指导，荠菜羽状分裂、上有缺刻；苦菜有两种，一种花叶，一

种不带；剪子股是叶细小锯齿状，叶较宽、棵较大；蒲公英叶无花边细长。另外，还向他介绍了别的野菜，并且给了他荠菜做样子。又过了一会，来了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也来询问。老伴再次细心讲解。

想想以前吃糠咽菜，度日如年的时代，人民除了种地收庄稼外，就是去村外边地上、沟崖上挖野菜。后来野菜越来越少，连

树叶都要。

后来到了60年代初，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带领和鼓舞下，战天斗地不后退，依然地站在世界的东方。那是我正在升高中期间，整天饿的肚子咕咕作响。学校从酒厂运来些酒精糟是淀粉，从学生家里收购老地瓜秧，放到淀粉里蒸着吃。

然而，这些已成了过去，只是让人知道挨饿的滋味，别忘了

本就行。如今，

挖野菜一是图乐

趣，二是休闲，三

是改善一下口味，享

受一下今天的幸福生

活。

时间真快，两个小时

过去了，野菜也挖了一书

包，开始慢慢地往回走……

瑞雪应时至

加完班已是晚上八点。

走出办公楼,突然感觉有东西落到头上,细细的,还带些凉,“莫不是下雪了吧?”当确定期待已久的雪,伴着夜色悄然而至时,内心的惊喜差点让我叫出声来。

我按捺喜悦,踏上回家的路。坐在公交车前排,隔着车窗,我看到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密……前方挡风玻璃上,雪花有的斜划而过,有的簌簌直落……

半小时后,我到站下车,任由雪片打在身上……此时,晚饭时间已过,加上风大雪急,路上已没有了行人,我也加快了脚步。带着满身残雪,我以最快的速度上楼,欲给正在家里写作业

的儿子一个意外惊喜。打开房门,如我所料,发现我身上有雪花,儿子先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我,接着便是一阵狂喜。随后,我们来到晾台,欣赏雪景……只见儿子迫不及待将一把雪团捧在手中,那份兴奋如无价之宝。

次日早晨,雪停了。这样的天气,再加上路途较远,我比平时出门要早一些。一出小区,就看到肩上背包的中学生们。看来,雪花、雪景对他们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只见他们三三两两,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笑语欢声,并肩向学校走去。快要到达公交站时,我特意拐了个小弯,到平整的雪

地里走一走,以寻找、体验一番作为开拓者的感受。

公交车内,“路面湿滑,请注意慢行”的温馨提示不时在耳边响起,司机师傅认真尽着自己的责任,倍加小心,驱动车子平稳向前。隔着车窗向外看,白茫茫一片,如画般美丽。我想,拥有如此雪天,赏冰雪、看冰雕还用舍近求远去冰城哈尔滨吗?

客运换乘中心站内,滞留着很多赶上上班和出门办事的乘客,但看得出,因为瑞雪的降临,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喜悦。

一直以来,我都喜欢下雨飘雪的日子,喜欢雪花飞舞时那份万籁俱寂的独有的宁静。冬天,我

喜欢原汁原味的、未被人踏过的冰雪盛景,期望银装素裹的美景长驻大地、长留人间、常在心田!

花草还是原来的花草,树木还是原来的树木,一切还是原来的一切,但当雪花飘落、万物披上白色的外衣后,仿佛有了魔力一般,带给世界的感觉就不一样。这或许就是人们尤其是孩子们盼望下雪的理由吧。

节令正值大寒,俗话说“小寒大寒,冻作一团”,然而,前一阵子,天气偏暖,因此并不让人觉得多么严寒。倒是这两天,特别是下雪的前一天早晨,天气异常寒冷,气温也创下新低,原来这是下雪的前奏。